

教會新恩情

以弗所書二 11~三 21

陳耀鵬

1. 教會新人 二 11~22

無基督——基督房角石
無國籍——與聖徒同國
局外人——神家裏的人
沒指望——上帝的聖殿
沒有神——聖靈的居所

2. 教會新恩 三 1~13

身被囚仍關切 三 1~2
得奧秘爲後嗣 三 3~6
位卑微傳豐富 三 7~11
處患難耀主名 三 12~13

3. 教會新情 三 14~21

三而一的主詞
豐盛的形容詞
投入的代名詞

1995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週年，各地方多有記念或慶祝，例如香港就有一個紀念重光的節日，雖然有人批評這是花錢粉飾太平，但就算用錢去歌頌太平，甚至粉飾，亦無可厚非，因為我看了《時代週刊》一篇描寫五十多年前在南太平洋中，日、美之間戰爭的可怕，《時代週刊》估計中國有一千萬人因戰爭死亡（中國估計二千一百萬人）。1945 年 8 月 6 日，小孩(LITTLE BOY)這個原子彈在廣島(HIROSHIMA)這個 420,000 人口位於日本西面的城市上空 580 米爆炸，100,000 人即刻死亡，數以萬計的人受盡煎熬和痛苦。三日之後 8 月 9 日上午第二個原子彈肥仔(FAT MAN)在日本更西一個城市長崎(NAGASAKI)上空 500 米爆炸，74,000 人立刻死去，在最初製造原子彈之時，美國已知道要做兩個才會令日本投降，第一個彰顯這種新武器的殺傷力，第二個用來說服日本，美國不是只有一個，連毀滅全日本的威力都擁有！難怪負責投擲原子彈的 B-29 轟炸機隊長感嘆的說：「我告訴你究竟戰爭是甚麼傢伙，就是人殺人殺到夠多，不再殺，戰爭就完了。」

歌頌粉飾太平真的沒甚麼不妥，甚至值得推崇，不過無論我們舉辦幾多個重光和平紀念日，我們只會追念回過往的和平，將來甚至今日的和平，我們只是一個盼望與憧憬，今日在勞旺達、巴爾幹半島、波斯利亞、克羅地利亞、羅省、溫哥華、香港，國與國之間，種族種族之間，人與人之間，仍然有很多戰亂、殺戮、鬥爭、仇視，歌頌太平，有何不妥？只怕不夠！不過無論我們怎樣歌頌與粉飾太平，這世界都不會完全出現和平正義，絕對掌權的日子，人與人之間仍然有很多紛爭，烏托邦只是小說的情節，現實不可能發生的，但保羅在以弗所書二 11~三 21 描述一個新群體。在這群體，和平有一新定義，不只是指到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更指到人與神之間的復和。種族的分別，利益的衝突，意見的分歧，在這群體仍然存在，但那些不是這班人的著重點，因為加入這群體的條件不是他們的血統、背景、德行、功勞或自覺比其他人有過人出眾的地方，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這群體可以一齊去追求和平合一和諧共處。那位美國空軍將領諷刺的形容戰爭的

結束，和平的建立是因死得人多而來，但在這個群體紛爭的結束與和諧的建立則是由釘死自己而來，沒有自己的驕橫與狂傲，只接受神的謙卑與恩典。

教會新人

保羅在以弗所書二 11 似乎在言詞之間就形容一種文化之戰。背景之爭。猶太人稱呼外邦人爲沒受割禮，在猶太人心目當中非猶太人是二等人。從歷史背景不同到壁壘分明，再進而歧視貶低，那時猶太人對非猶太人完全不接納，有一些記載提到，若一個猶太人娶或嫁非猶太人，未辦婚禮前就先辦喪禮。猶太人認爲外邦人是神做來作地獄的燃料，所以有些猶太條例規限幫助一個非猶太臨盆的女子，免致多一個非猶太人來到世上。在一個這樣猶太主義的情況底下，保羅寫信給一班以弗所非猶太信徒比較過往卑微和現今尊貴的身分。

以前無基督，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是猶太人等候的救主。基督亦是彌賽亞，彌賽亞表示一種歷史的盼望，以前非猶太人是沒有的。第二，以前無國籍，在以色列國以外。我在加拿大牧會時常有一些我認識超過兩年的肢體找我幫助他們簽字申請護照，我亦樂於效勞。我覺得很多剛剛歸入加拿大籍的弟兄姊妹，他們申請又得到加拿大的護照時，都有一種興奮自豪的心情。無論他們的中國情有多深，他們都會小心保管那本護照，因爲它代表一種政治身分，能夠永久在加拿大居留的地位。國籍是很重要的，當然這個國籍是指到神權統治底下的以色列國，那時的羅馬籍公民，因在當時社會政治的角度或會更被人尊重。但以前在基督之外，我們是沒有這天國公民身分的。第三，局外人在諸約應許以外的人，這班人沒有應許，更加沒有約。我有兩個兒女，所以很明白甚麼叫應許，例如最近兒子生日，他想看一套電影來慶祝，我答應了他，就算我覺疲倦，認爲那套電影不值得看，甚至覺得不好看，因我答應他，就必與他一齊看。一個不完全的父親答應

過兒女的說話，都儘量勉為其難去恪守，何況神呢？以前我們是局外人，沒應許，沒指望，因為基本上我們是沒有神。

但現在不同了，二 19~22 似乎回應：12 節五種未信主前的失落，這段有三個很具體的形象完全補足，很值得我們思想：神的國，神的家，神的殿。19 節提到神的國與神的家，20 與 21 節，甚至 22 節是神的殿。

中文聖經 19 節是一節很本色化的經文，因為同一節提到國與家，中國人稱統治人民的政府體系叫國，國與家是非常密切，國破就家亡。古時上為皇天之子，下為庶民父母，官就是父母官，中國古代社會有所謂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國中的臣，家中的子與妻，要向對方履行單向無條件的義務。臣要忠，子要孝，妻要貞。君要臣死，不得死；父要子亡，不得亡。中國政治是倫理的政治，國是國家，不是邦國。不過，這種家長式的政治有它的危險，這稱政家合一的意向型態。有它的弱點，因為若將過大的權力給予國家，完全無制衡的力量，民衆沒力量用行政方法去另選政府，政府不需向民衆負責，統治者極有可能濫用權力，不只以權謀私，甚至貪污舞弊。所以世上的國與家的觀念過份配合，而不是邦國的型態有它的危機，但這裏所提到的是神的國，亦是神的家。今日我們所屬的不是一個人治的政權，是神治的天國，是神為家主的國家。另外一個形象是神的殿，這個形象與神的國與神的家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神的國與神的家是我們所屬的地方，但 21 節清楚提到我們成為神的聖殿。一次維真神學院新約教授高登費爾博士(Gorden Fee)在上課時提到新約很少有回應教會的觀念，反而強調信徒是教會。因為新約的教會觀念是聖徒，不是地方。我們這聖殿教會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自己為房角石，祂應是我們生命最顯著的表現，生活的標準，生存的基礎。另外，各房靠祂聯絡合式，是強調我們互相的關係，更加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教會新恩

接著保羅在三 1~13 從他自己個人的見證和感受去表達他作為一個外邦人的使徒怎樣回應神在教會的新恩典。我會用兩個進路來研究這段經文。第一個是關切的角度，保羅在三 1 提到他為以弗所書的外邦信徒祈禱，三 14 再提到祈禱的內容，所以三 2~13 可被視為保羅思路轉變下的文筆，這個轉變可能是在三 2 節所提保羅為以弗所信徒祈禱乃出於他關切的職份，所以三 2~13 可被視為保羅關切職份的剖白。這關切亦成為今日信徒的互相支持的模式，可分為三個重點：

超越別人不值的歧見——（三 3~6）猶太人對非猶太人有很多歧視與成見。保羅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腓三 5），但他願意成為外邦人的使徒，努力關切關心這班「二等公民」。很多時候我們對週圍的肢體或會心存偏見，因很多生活習慣或文化傾向的不同而覺得他們非我族類而忽略他們。

突破自己不能的誤解——（三 7~11）保羅深覺自己卑微，所以在言詞間衝破文法局限提到自己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三 8），但他仍不違天召，盡忠職守，不會隨便推辭自覺不能之責，而是求神給他承擔責任的力量，不求自覺力有不及的責任。我們或會覺得心有餘而力不足，願保羅的經歷能幫助我們這方面的過份自謙。

勝過畏難卻步的障礙——（三 12~13）保羅提醒以弗所信徒不要為他所受的患難喪膽。關切別人需要付上代價，保羅甚至要在獄中度其歲月，求神幫助我們不因艱難而卻步收起憐憫心腸。

Oxymoron 這個英文字引起我思想剖析這段經文的第二個角度。Oxymoron 是不合情理、前後矛盾的辭藻，例如聰明的愚蠢人(a wise fool)，殘酷的友善(a cruel kindness)，這段經文亦流露四個屬靈 Oxymoron。

身被囚仍關切(三 1~2)——保羅雖然被囚，理應被人照顧，但他沒顧影自憐，反而數算所領受關切別人職份的恩典。

得奧秘為後嗣(三 3~6)——驟然聽來奧秘似乎是一些艱澀難明，莫測高深，非普通人所能了解的道理，但其實這奧秘的內容不是以理性作主導，而是外邦人在基督裏與猶太人同為神後嗣的經歷。

位卑微傳豐富(三 7~11)，處患難耀主名(三 12~13)——今日在「財富與健康」(Health & Wealth)神學的影響下，信徒以為平安大吉，心想事成，名成利就，就是神祝福的明證，保羅在患難中肯定主得榮耀是我們的反省。

除了這兩個角度外，我相信還有很多觀點來研讀這段經文，你的角度是甚麼呢？你怎樣像保羅那樣去回應神在教會，就是在我我身上的恩典呢！

教會新情

三 14~21 是保羅為教會的祈禱，裏面充滿他對教會及一班以弗所信徒的情，這個情不是平面的肢體情，更反映神人之間的愛，我們可以從三 14~21 三個文法結構看得到。

三而一的主詞——三 14~16 提到父神豐盛的榮耀、基督的信及愛心、聖靈的力量。保羅對三位一體的神有一個全面及平衡的認識。這種認識可從一 3~14，15~17，二 19~22 可見，三位一體的神肯定我們信仰的關係性(relational)、奧妙性(inconceivable)與廣博性(comprehensible)。聖父是恩威並重的慈父、聖子是犧牲代死的長兄、聖靈是輔導伴行的朋友，這三個形象叫我們的信條更落實，信仰更豐盛，信心更個人化。

極化的形容詞——這段經文的形容詞或句子包括豐盛的(三 16)、何等長闊高深(三 18)、過於人所能測度(三 19)、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三 21)。豐富或豐盛用來形容

恩典（一 7，二 7）、榮耀（一 18）、憐憫（二 4），這豐富更是測不透的（三 8），「何等」在一 18、19 出現三次，與一 8 的「諸般」及三 10 的「百般」，都是表示一種不能用普通筆墨透徹盡錄的形容，正如三 8 聖徒中最小的還小完全是不按理出牌的文法字彙。這裏反映一種對神深化的認識甚至愛意，好像情人之間的言語，例如：海枯石爛、比翼雙飛，是極化甚至誇大的形容去表達心底深處的情懷。不知我們對神的情，能否叫我們用極化的字眼去形容祂？

投入的代名詞——從三 14 祈禱中的「我」，三 16~17 以弗所信徒的「你們」，三 18 的「眾聖徒」到三 20 的「我們」，這些代名詞的運用顯示保羅與他的受眾肢體互相結連，在屬靈的交往上水乳交融、憂戚與共、不分彼此、真理一統。救恩的成全是藉著基督這種人，但救恩的彰顯卻是透過教會這群體。基督信仰不是叫我們獨善其身的藉口，反而是給我們投入服務的動力，願昔日施恩加力與保羅和以弗所教會的靈今天也同樣臨到我們。